

爱以良知



爱以良知——一个中国学者的良知与使命

张其成著 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2

ISBN 978-7-5150-0111-1

定价：25.00元

爱与哀愁

最具震撼力的凄美悬疑爱情小说

微笑的哈密瓜◎著



西苑出版社
XI YU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与哀愁/微笑的哈蜜瓜著. —北京:西苑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80210-027-5

I. 爱… II. 微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第 132186 号

爱与哀愁

编 著 者: 微笑的哈蜜瓜

出版发行: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100039

电话 010-68214971

传真: 010-68247120

网 址: www.xycbs.com

E-mail: aaa@xycbs.com

印 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14.25 印张

2005 年 2 月第一版

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10-027-5/I·04

定 价: 19.80 元

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

处女作：爱与哀愁

就是你手里的这本

以后还打算写下去

自由地写下去

邮箱：violet7260@sina.com

QQ:29827847

*
爱
*
与
哀
愁
*



瀚清文化工作室
HANTAO CULTURE STUDIO
hantao@vip.sina.com

装帧设计 虚竹堂/虚谷堂 010-62371080 82023248

至纯至美的爱情，扑朔迷离的情节

细腻、悬念、压抑和伤感触动你心底最温柔的爱

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尘封已久的爱情元素。

这里的气氛很恬静，静静等待静静的美丽

人性中的一些真实的东西让我感动

文笔的清新与纯净，带给我们视觉和心灵的撞击。

爱在心头 哀愁也在心头



1

这是东北的一个小镇，傍山而建。从平缓的山脚起直到不高的山顶，稀稀落落地安置着一户户的人家。山上的小树像素描画中的背景，只寥寥几笔勾勒。山脚处不远，一条冰冻的小河静静地闪着光。小镇四周，是绵延不断的起伏山峦，灰白相间的山峰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天尽头。此时正值深冬，几场雪下来，小镇就被严严实实地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雪色中。

丁浩家就住在小镇的最高处，山顶上一个略显孤单的小院。门前的马路是倾斜的，房子也好像是倾斜的。不大的四方小院里拥着几堆雪，正面是一字排开的三间平房，中间一间做客厅，兼餐厅。左边一间是父母的卧室，右面就是丁浩的房间。左侧面有间放杂物的小房，院子正中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。屋子里收拾得干净清爽，家具有些旧，却还齐全。此时丁浩正坐在椅子上，握着古融雪的手，静静地看着她。屋子里很温暖。带着满身的东北雪地中的寒气，古融雪安静地坐在火炕上，感觉着自己冰冷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变暖。她抿嘴笑了笑，苍白的脸上有了些光彩和妩媚，说道：

“东北太冷了，我还真有点受不住呢。”



丁浩垂下头，嗯了一声，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，轻轻地抚摸着。古融雪不禁微微一笑，她抽出手，轻轻托起丁浩的头，看着他的眼睛说：

“你知道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，对不对？”

丁浩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偷偷舒展开眉间深深的痛触，他站起身来，微笑着伸开手臂，把古融雪抱在怀中，一边轻吻着她的发梢，一边说：

“嗯，我知道。我要你永远这么快乐，永远。”

丁浩紧紧地把古融雪搂在怀里，用他的身体温暖着古融雪娇小发冷的身躯。东北太冷了，对于这个小巧玲珑的南方女孩子来说，更是冷得难以忍受。小屋里一时很安静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温暖宁静的感觉在小屋里荡漾。外面客厅里，可以听到丁浩妈妈快手快脚地做饭的声音。

丁浩的父母很高兴。他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儿子前天打电话，说要带女朋友回来，虽然事情有些突然，他们还是非常兴奋。早就听丁浩说起过她，却一直没见过，这次一看是这么个柔顺漂亮的女孩子，他们简直是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不一会儿妈妈就把饭菜端上了桌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。妈妈看看瘦弱的古融雪，一个劲儿地劝：

“姑娘多吃点啊，东北冷啊，别冻坏了姑娘啊。”

一边又夹起一大块肉放进古融雪的碗中。古融雪笑着说谢谢阿姨，柔顺地低头吃起来。丁浩不耐烦地说妈你别管了，夹那么多肉怎么吃啊。一边叮嘱古融雪要是吃不了就别勉强。古融雪笑着点了点头。爸爸脸上挂着微笑，低头自斟自饮地喝着他的小酒。丁浩对爸爸说：

“爸爸，我想带她去叔叔家玩玩。”

爸爸一愣，妈妈说：

“好啊。去深山里看看吧，姑娘是南方人，怕是还没见过大雪吧。你叔叔家还养梅花鹿，姑娘也没见过吧。你们去玩玩吧。”

“这路可不好走，这两天要再下雪，就更难走了。”爸爸说。

“没事，我们又不着急，开慢点就行了。”

爸爸犹豫了一下，拿出车钥匙，递给丁浩，叮嘱说路上一定要小心。丁浩点了点头。

妈妈说：

“我一会儿给你们多带点吃的，路上吃。小浩你把那件羊皮大衣给姑娘穿上吧，比那什么羽绒服暖和多了。”

看着妈妈走出屋子，丁浩迟疑地对爸爸说：

“爸，如果有人问，就说我们没有回来过。”

爸爸又是一愣，他疑惑地看着儿子。丁浩笑了笑，说：

“爸，你放心，你儿子不会做错事的。从小到大，我没让您失望过，对吧。”

爸爸欣慰地点了点头，他相信自己的儿子。古融雪默默地低头吃饭。

半个小时后，丁浩就用这辆大卡车拉着古融雪，走进了绵延无尽，被漫天满地的大雪覆盖着的山谷中。时值 2003 年 1 月 12 日中午 11 点多。



2

丁浩的车开得很慢。古融雪安详地坐在位子上，看着嘴里的呵气像白雾般在自己眼前升起，消失。她把手轻轻放在丁浩的腿上，丁浩扭过头，两人相视一笑。

“冷吗？”丁浩问。

她摇了摇头。外面是白色的世界。天是灰蒙蒙的惨白，地是扎人眼般耀目的雪白，天地连成一片，整个世界都被白茫茫的大雪覆盖。古融雪轻声地说：

“雪真美。其实我就出生在东北呢，当时爸爸妈妈上山下乡，妈妈在东北生下我，所以才给我取名叫融雪。你还不知道吧。”

丁浩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到一岁，他们就把我送回了南方。后来他们也回去了。这些年，很少听他们提起过东北。”

古融雪转过头，向外面望去。

“我是在那个南方小城长大的。”

她往远处看去，眼睛里雾般朦胧着。她喜欢那古老的南方小城，喜欢在细雨如飞的日子里，隔着那条古老的护城河，看

河对岸的柳树在烟雨中轻轻摇曳，愈发地绿了。远处的古城墙，像被罩上了一层密密的薄纱，看久了竟好像也轻轻晃动起来，沉重的身子轻轻地摇摆着。她喜欢和朋友顺着护城河漫步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朋友说话，却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周围的一切，仿佛都被罩上了一层纱，一切都变得很模糊，又好像变得很清晰，比平时更清晰。

古融雪出神地看着远处。丁浩看了看她，说：

“有机会我俩一起回去看看。”

古融雪转过头，

“啊？好啊。”神情很是高兴。丁浩看着她快乐的笑容，心里隐隐地痛了。多久没有看到她这样轻松单纯地笑了。他伸出一只胳膊，把她搂在怀里，紧紧地搂了一下。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丁浩说：

“可惜那时不认识你，否则我就让你早两年回归我的怀抱，多好。”

古融雪轻轻地说是啊，为什么你不在那之前就认识我呢？为什么你不早点认识我呢？她说着，脸色竟渐渐变得凝重起来。

“其实，那个小城，也是我最痛恨的地方。”

丁浩静静地听着。古融雪深吸一口气，停了一会儿，慢慢说道：

“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班教室里，那时我上高二。那天早上，班上一个男同学跟别班的同学打架输了。于是下午，男同学叫了一个人来帮忙。两人耀武扬威地去了另一个班。不一会儿，四个男生气汹汹地一起去了学校后面的荒地。班上很多同学都跟出去看热闹，我没在意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和那男



同学趾高气扬地回来了。男同学鼻子里塞着卫生纸，他却没事。两人都眼睛发亮，激动得有些口吃，还一边眉飞色舞地学着当时的情形。我坐在角落里，好奇地听着，偶尔抬头看看。就在我不经意地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也看到了我。他一下子愣住了，整个人呆在那里。他的眼睛一直定在我身上。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会这样，急忙低下头，心里慌慌的，有点怕。可是已经晚了。一切都晚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开始天天来学校缠我，我不答应，到处躲着他。我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。后来，父母知道了这件事，就天天接送我上下学，这样过了一个多月，他不见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父母见没事，就不再接送我。可是一天晚上，他出现了，他，他，他，”

古融雪说不下去了。她的两只手攥得紧紧的，身体僵僵地紧绷着。丁浩使劲地搂了搂她，低头轻轻吻着她的头。他微眯着眼，痛苦地看着前面。过了一会儿，古融雪继续说道：

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那天和他见面的情形记得特别清楚。他的眼睛死死地盯在我身上，周围的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了，只有他的眼睛，像要钻进我的生命里一样，紧紧地盯着我。他的生命，好像就这样永远停在了那一刻。有时我在想，一切都是缘，孽缘也好，善缘也好，一切都是注定。”

古融雪坐起来，看着丁浩的眼，淡淡地笑了，“你看，最后，他终于还是回到了我的生命中。”

丁浩的心倏地疼了起来，就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扎了进去。车，继续开着，天越来越暗，像是要下雪了。

3

黄昏，一辆小车停在了丁浩家门口。从里面下来三个人，其中一个是小镇公安局刑侦科的干事，小魏。另外一个高个子，一个胖子，好像是北京方面的口音。三人一起走进了小院。不一会儿，屋里传来妈妈的声音：

“我儿子又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你们找他干什么？你们快走快走吧，他根本就没回来！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三人都走了出来。丁浩爸爸黯然跟在后面。小魏到了院里，很随意地问道：

“老丁啊，你是做运输的是吗？你的那辆大卡车呢？”

老丁故作轻松地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朋友借走了。”

那个高个子看了老丁一眼，说道：

“老师傅你放心，我们只是找你儿子核实一些情况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就通知我们。好吗？”

老丁点点头。三人走到了院门外，高个子回头对老丁说：

“您别送了，回去吧。”

老丁说好吧，慢走。高个子突然转过头问道：

“丁浩的女朋友是南方人吧，受得了东北的冷吗？”



老丁脱口而出：

“没事，她穿着……”他突然停住嘴。惊恐地看着高个子。
高个子微微一笑，上车走了。

8

4

天慢慢黑了。大卡车靠近了一座村庄。丁浩说，我们今晚就住这儿吧？古融雪点了点头。两人边走边打听，终于找到了村里唯一的招待所，一排破旧的小平房。车子左挪右蹭，好不容易挤进了招待所的小院，立刻就完全占据了招待所门前本来就非常窄小的空间。

车刚停好，一个 40 岁左右的女人就迎了上来。

“哎呀大兄弟，这么冷的天儿，赶紧进来吧。唉，看来今晚这雪是非下不可了。大妹子，快往里走。”

丁浩背起一个大旅行包，拉着古融雪的手，两人走了进去。推开沉甸甸的棉门帘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屋里很昏暗，几张破旧的小圆桌很整齐地摆放着，上面竟然还放着一节节没点的蜡烛。那女人解释说：

“村里老停电，得准备点蜡烛。你们快坐吧。来，先喝点热水。”

看来这是招待所的餐厅了。女人一边介绍说这招待所是她夫妻二人承包的，一边把菜单递给丁浩，同时嘴不停歇地说着：

“这么冷的天，大兄弟这是去哪儿啊？这妹子不是咱东北人吧？哎呀妹子，瞧瞧你这身子，这小巧劲儿的，这惹人疼啊。我大兄弟有眼光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跟我这大兄弟回家见婆婆去吧？”

她自顾自说着，哈哈笑了起来。古融雪和丁浩相互看了看，偷偷笑了。两人简单点了些饭菜，吃完饭，那女人领着他们往客房走去。穿过餐厅再往里，是个窄窄的走廊，两侧排列着一个个瘦小的房门。走廊顶部安着几个发黄的灯泡，无精打采地亮着。女人一边往最里面走，一边说：

“咱这儿小地方，来的人少，空房子多，我看你们是住一个屋吧，啊？”

丁浩笑着说：

“谢谢了，啊，大嫂”

女人笑着说：

“谢啥啊大兄弟，你能来我们这村儿，就是缘份啊。”

古融雪怔了怔。直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，女人才停下来，边开门边说：

“这房靠里，又暖和又安静。”

两人走进来，女人说了声早些睡吧，就返身退了出去，随手把门关上。丁浩走上前把门锁好，又趴在门上仔细听了听，外面静悄悄的。丁浩轻松地叹了口气，随手把背包往桌子上一扔，整个人往床上一扑，伸着腿躺在床上，背靠被子，双手抱着头，轻轻地哼了一声，这才开始四处打量他们的房间。这是



一个十多平米的小房间，一张双人床靠墙摆在屋子中间，进门左手边上放着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面摆着暖瓶，水杯，还有丁浩扔上去的背包。古融雪仍站在门口，她冲着丁浩笑了起来：

“你在学校就这个样子，怎么那么喜欢床啊。”

丁浩嗯了一声：

“过来，宝贝。”

古融雪笑着走了过去，躺在丁浩的怀里。丁浩把古融雪的头发在手指上绕来绕去，又轻轻地吻了吻她。古融雪说：

“那个大嫂很有意思，她说我们能来这儿就是有缘。”

“不要多想，今晚好好睡一觉，好吗？”丁浩说。

古融雪点了点头：

“嗯。”

丁浩伸开手臂，让古融雪舒服地枕在上面，另一只手臂轻轻地拥着她，

“闭上眼睛睡吧。”

古融雪听话地闭上了眼。不一会儿，她竟真的睡着了。